

新密“3·15”事故五名责任人被批捕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胜利 马晓慧)3月31日,2010年“3·15”重大火灾事故企业相关责任人、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出资人付满仓、法人代表付晓、矿长白小博、安全矿长李丙灿、机电矿长王双彬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新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10年3月15日20时30分,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主井西大巷第一绕巷发生电缆着火事故,当班入井31人,25人被困。

经过5个多小时的全力营救,6人安全升井,25名矿工遇难。

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位于新密市牛店镇宝泉村,设计年生产能力15万吨,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该企业属“六证”不齐,违法违规生产。

据介绍,火灾源于井下电缆线起火,产生大量一氧化碳,矿工吸入后迅速昏迷。救援人员说,遇难的25名矿工均未配备自救器,如果矿主按照国家规定给矿工配备自救器,一些矿工还是有生还机会的。

矿工在井下遇到火灾或瓦斯事故,打开自救器,通过吸氧可维持生命,能赢得15-45分钟的救援时间,而一个自救器售价仅500-600元。

3月16日,新密市安全生产副市长苏莹宝被免去职务。随后,新密市委、市政府相继免去新密市煤炭局局长杨春杰、副局长裴国旗、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牛店镇党委书记崔浩哲、镇长樊瑞辉、副镇长朱新亮6名科级干部的职务。对牛店镇驻矿安监人员王红涛、朱东辉,新密市煤炭局驻矿安监人员岳峰予以开除。

新密市人民检察院经调查认为,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出资人付满仓、法人代表付晓、矿长白小博、安全矿长李丙灿、机电矿长王双彬五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据此依法对五人批准逮捕。事故发生后,新密市已经要求境内所有煤矿停产整顿,排查安全隐患,预防类似安全事故再次发生。新密市委、市政府还组成专门

的监督组,到全市所有的煤矿进行三项检查:检查关闭矿井是否上锁;检查煤矿是否存在私自生产情况;检查按照规定配备的三名驻矿安全监督人员是否在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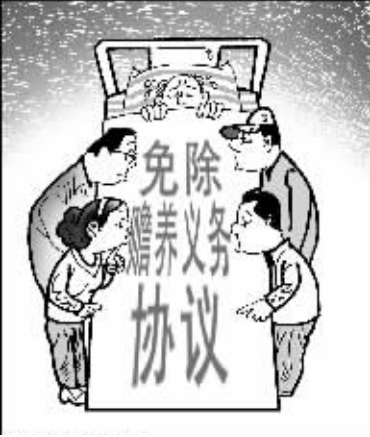
目前,“3·15”重大火灾事故遇难矿工的善后工作已基本结束,由河南省安监局牵头的“3·15”重大火灾事故调查小组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核查,新密市人民检察院反法侵权局对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失职、渎职情况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助你维权

赡养义务能用协议免除吗？

几年前,我父亲由于与第三者有了婚外情而与我母亲离婚,为此,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与我父亲断绝了来往。最近,我父亲生病住院,经济状况很不好,就回来向我们要钱,并表示这次给他钱以后,他再也不来烦我们,并愿意跟我们订立将来不用我们赡养的协议书。请问,这样的协议在法律上有效吗？

读者:王凡



赡养义务咋能“协商”？

漫画 李法明

王凡: 这样的协议是无效的。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得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得任意放弃,不以后子女是否与父母订立某种协议为前提,子女也不得以订立了不赡养协议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根据这一规定,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不以对方的付出为前提,而是基于双方特殊的身份关系。尽管你父亲提出要与你们签免除赡养义务的协议,但这样的约定既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社会公德以及伦理道德,因此它是无效的,从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即便有了这样的“协议”,你们依然应该对你父亲履行赡养义务。

(李林)

在无照企业工作受伤 能享受工伤待遇吗？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弟弟一直在一家私营企业上班。今年2月,他在工作过程中不慎受伤。住院治疗花费了近万元医疗费。本来我们都以为工作过程中受的伤能够获得工伤赔偿,没想到该企业根本不承担相关费用。而且,我们还查明该企业其实没有营业执照。

请问,这样的情况,企业应该如何赔偿我弟弟的损失？

读者:徐谋

徐谋: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63条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前款规定的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以及前款规定的工重工或者工重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

另外,《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第4条规定:职工或童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在劳动能力鉴定之前进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及所需的交通费等相关费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全部由伤残职工或童工所在单位支付。

(下文)

一层住户能不交电梯费吗？

我家住在一层,全楼共有22层,楼里面有两部电梯。我家并不需要使用电梯,但小区物业公司却依然要收我家电梯费。请问,我家需要交电梯费吗？

读者:张玲

张玲: 我国《物权法》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确定。

电梯属于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其设计、施工、使用都综合考虑了整体物业的需要,与建筑物的规模相配套。电梯的有无以及使用性能的好坏,对建筑物本身的价值是有重要影响的,关系到对应建筑物全体业主的利益。因此,在电梯使用费分摊问题上,有明确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在电梯使用范围内对应的建筑物内全体业主,都应该按照其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分摊电梯的费用。也就是说,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权利与义务对等,不得以放弃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因此,即使你家住在一层,仍需交纳电梯费用。

(李兰)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讯 (记者张伟杰)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5起已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分别是被告人朴哲成、栗海涛贩卖、运输毒品案;被告人李明德运输毒品案;被告人张炳来、王成永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被告人林兴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被告人李正、马莫成贩卖、运输毒品案。在这5起案件中被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的罪犯朴哲成、李明德、张炳来、王成永、林兴、李正日前被执行死刑。

据介绍,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适用刑罚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对遏制毒品犯罪的高发

势头,实现我国禁毒形势的持续好转,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受境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禁毒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为实现我国禁毒形势的持续好转,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将继续保持对毒品犯罪整体从严惩处的指导思想,用好用足刑罚武器,有效打击、震慑和预防毒品犯罪。

与此同时,为充分体现人民法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依法适用刑罚严惩严重毒品犯罪的原则立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上述典型案例。



英雄翁婿火海救出六孩童身负重伤

在湖南浏阳市人民医院病房里,王茂华的妻子谭长华轻声唱着催眠曲来减轻丈夫的痛苦(3月29日摄)。

3月21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一处民房发生火灾,六个孩子被大火困在放有煤气罐的屋内。住在附近的27岁教师王茂华和岳父谭良才闻讯赶来,冲进火海,救出了五个孩子,在抢救第六个孩子时屋内煤气罐爆炸,冲击波将王茂华推出屋外,所幸孩子最终还是被安全救出。六个孩子仅受了较轻的皮外伤,而王茂华和岳父谭良才则被烧成重伤,两人烧伤面积分别达到98%和85%。两人目前正在湖南省浏阳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已平安度过休克关,意识恢复并能够开口讲话,但之后还需进行多轮手术,所需经费将在百万元以上。得知英雄事迹后,社会各界纷纷为两位英雄慷慨解囊奉献爱心,当地政府已决定授予二人“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称号,并授予王茂华“优秀教师”称号。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每到此时,与祭奠逝者有关的话题往往会更加引人注目。

逝者的墓穴、墓地等受到损害,必然会让其家人受到伤害。但碰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应对,如何才能理性维权?本周我们特别编辑了一组与此相关的案件,并请法官提出相应建议,以期读者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提供有益帮助。

——编者

“入土为安”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理念,对死者进行安葬和祭奠不仅事关死者的安宁,也是生者尊严和情感的需求。当前,由于我国的殡葬与墓地管理尚不规范,相关纠纷时有发生,不仅干扰了死者的安宁,也侵害了生者的感情。

墓穴进水谁之责？	覆盖在骨灰盒上的其父亲的照片有被水浸泡的痕迹。
	薛华与该陵园工作人员协商后,陵园更换了其所购买的墓穴,将其父母二人的骨灰合葬后在骨灰盒外加装了一层硬塑料罩。
	此后,双方就赔偿一事协商未果,薛华诉至法院,要求赔偿骨灰盒损失3000元、精神损害金10万元、退还墓地费2万元。
	法院最终判决该陵园赔偿薛华骨灰盒损失1000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1万元。
	解析:
	陵园作为经营性公墓,提供骨灰安葬的有偿性服务,在收取有关费用之后,有义务提供设计合理、施工规范的墓穴,并应对墓穴进行相应的管理及维护。本案中,该陵园未尽到职责,致使薛华亡父的墓穴进水,骨灰盒及骨灰被水浸泡,给薛华造成精神痛苦,因此,对其要求赔偿损失及给予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陵园擅自打开墓穴是否该赔？
	2006年,表明三兄弟购买了一家陵园的墓穴一处,并与陵园签订了墓穴购建管理

墓碑上的“署名”之争

康婷婷

根据我国民间传统,墓葬死者通常在坟墓前面或后面立一块墓碑,而立碑人则将自己的姓名及与死者的关系刻在墓碑上,立碑人通常与死者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如至



亲、好友等。近年来,出现了一类因亲属间祭奠问题而产生的纠纷。

■案例1:

几年前,陈女士与吕先生通过介绍相识,随后同居,但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其间,吕先生的母亲去世,陈女士以儿媳的身份成为立碑人,名字被刻在吕母的墓碑上。

后二人分手,吕先生与别的人结了婚。可陈女士的名字一直未从吕母的墓碑上抹除。陈女士将吕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更换墓碑,并赔偿其5万元精神损失费。

在诉讼期间,吕先生请人将陈女士的名字从吕母的墓碑上进行了抹除。

解析:

法院经审理认为,吕先生和陈女士二人在同居期间,陈女士以吕母儿媳的身份列名

悼念权被侵害可依法索赔

韩继先

协议,约定由该陵园负责在管理期限内的墓穴管理,管理范围限于保护地面上的墓碑免遭人为破坏、绿化墓区,清理墓区环境等。

2008年11月30日,表明三兄弟与陵园联系将母亲与父亲骨灰进行合葬的事宜。同年12月1日上午,表明及其亲属携骨灰到陵园进行父母骨灰的合葬事宜。

到达墓区后,表明发现其父亲墓穴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已被打开,浮盖在上面,第三层盖被放置在墓穴外面。表明三兄弟因此与陵园发生争议。

法院最终判决陵园赔偿原告表明三兄弟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合同达成后,除违反法律规定外,双方均应遵守履行,且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案中,该陵园在未告知其家属的情况下,将表明父亲的墓穴打开,侵犯了表明三兄弟的合法权益,为其造成了精神痛苦,应当予以赔偿。

墓地受到毁损如何赔偿？	张毅自家承包地内葬有其父母、妻子等,共计有五座坟墓,因一家煤矿公司开采
-------------	-------------------------------------

不当造成张毅坟头区域发生塌陷,并使其母亲及弟弟的墓穴、坟头、尸骨陷入塌陷坑内,另外三座坟墓也处于塌陷地边缘。为此,张毅到法院起诉要求该煤矿公司找回其母亲及弟弟的尸骨,重新修建五座坟墓,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

法院经审理,最终判决该煤矿公司赔偿张毅9万元,并驳回他的其他诉讼请求。

解析: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对已故亲人进行祭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因施工作业等民事行为损害墓穴或墓穴周围地貌的,由于其行为侵害了所葬之人亲属的合法权益,给其造成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应根据案件情况酌情判定,对当事人要求过高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

就墓地侵权案件而言,司法实践中,通常要考虑墓地的受损程度、墓地的可恢复程度、原告张毅与墓地安葬之人的亲属关系、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侵权人是否获利等因素酌情判定。但是,对于原告的一些不符合社会习俗、不切实际、难以执行的诉讼请求,法院一般不予

念的权利,均可作为立碑人列名于周父的墓碑上。小周末将大周列为立碑人之一,有损大周的人格利益,且大周作为兄长,应当列名于小周之前。故判决大、小周二人重立墓碑,费用由二人均摊。

法官提示——

这两起案件虽属人格权纠纷,却与学界提出的“祭奠权”有一定联系。“祭奠权”又称悼念权,是指与死者存在血缘、婚姻关系或者法律规定的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民事主体有在死者墓碑上篆刻姓名并从事祭奠活动的权利。它并不是一种法定的民事权利,但属于身份权的范畴,符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观念,应视为一种公序良俗,应当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七条规定,公民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在目前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依据民事习惯进行了裁判,既对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提供了救济,也

支持。如,上述案件中,张毅要求找回尸骨,但根据塌陷现场的实际危险程度以及相关部门组织的土方回填事实,找回尸骨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对于张毅重新安排修建五座坟墓的诉讼请求,根据当地社会习俗,由其自行修建更为妥当。

法官提示——

对已故亲人进行祭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死者的安宁和生者的悼念不仅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和孝道,也会为生者的社会评价造成极大影响。对墓地状况和祭奠权利的侵害会使生者的人格权受损,死者的亲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请求司法救济。但是诉讼请求一定要切合实际,符合法律精神和公序良俗,否则难以得到法院支持,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赔偿数额不宜漫天要价,否则不仅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对法院不予支持的部分原告还要承担高额的诉讼费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

符合社会公认的风俗习惯。

另外,在这两起案件中,原告方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金,但法院都未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赔付标准有两条,首先,我国民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是以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及金钱赔偿两种方式进救济的,如果当事人受到的损害可以用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的方式加以弥补,就无需再用金钱加以赔偿。其次,如果确实需要金钱赔偿,赔偿数额的认定需要从六个方面考虑,即侵权人是故意还是过失、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侵权人是否因侵权行为获利、侵权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当地生活水平。在这两起案件中,被告的行为给原告造成的不良影响十分有限,原告方也都没能举出有效证据证明被告行为的行为对其造成哪些损害,加之被告主张墓碑、磨除姓名的做法能够制止不良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故法院对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都没有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本栏目稿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统一供稿)